

著經世王

筆隨園宇經

集一第



第一集

經宇園隨筆

黑暗是在等待着我們握
起照耀的大燈，將牠驅
除掉，牠絕不會自動地
隱退。

王世經著

謹以這本小冊子

獻贈給

諸馥

——藉以紀念她獲得——



序

在寫作中學習。

在學習中寫作；





目 篇

序	頁數
鎖	一
防賊	七
誤會	一一
愛美	一九
李子樹	二四
新國旗	三〇
不倒翁	三五
命與利	四四
邊花政策	五二
公共汽車	五八

我底悲哀	頁數
兩隻口袋	六一
旅瀧隨感錄	七六
女人與廚房	七九
陰凶與陽凶	八三
擲節與浪費	八七
狗咬呂洞賓	九二
比壞的還要壞	九七
小錢・廚子・蝸牛	一〇三
開除學生的問題	一〇九
後記	一一九

※(鎖)※

我上這地方來擔任一件臨時工作，就住在這機關裏，與一位姓彭的先生同房睡覺。

彭先生有一把鎖，所以保障物品及防止竊賊的問題就解決了。

在我們正式接事的那天，他的那把鎖也就走馬上任當起「看門大爺」來。彭先生那把雖然是洋鎖，照例應該有兩把鑰匙，可是一隻給他遺失了，必然，一人一把進出自由，風雨無阻，那就很合乎理想。

因為職務是臨時的，是暫時的，也就是說；我在這兒耽

(南)

鎖

擱不久的。所以當初我不打算特別再格外買一把鎖來鎖房間。反正要進房間，如彭先生已在房內那再好也沒有。假如他不在房內，四處找他拿鑰匙就得了。因為想省幾個買鎖的錢，即使多跑幾步路，多等幾分鐘，都在所不惜。因為跑步及時間在我都是不值錢的，以不值錢的，來替代值錢的，以不值錢的來避覓花錢的，是我一向認為是至上的良策。

事情往往是不會遵循着人的意思走。三天之中爲了拿鑰匙不知走了好多冤枉路，爲了等外出的彭先生回來，不知白費了好多辰光，走路和等人在我那無所謂，因為走路可練腳勁，等人可修涵養。但遇到有要緊事，非進房間不可的時候，再有涵養的人都會發急，發怒。有幾回都是如此，愈是急想進房去，愈是找不到彭先生，愈是找不到彭先生愈是發急。

鎖

○又焦又急，望着鎖，無可奈何牠，可望而不可進，這才真會使人急得頭髮發白。

幾次以後，我就感覺長此以往真不是辦法。於是我領悟非買一把鎖不可，法國人民爲了自由，流血都願意，他們竟然拿着熱血把巴士底獄的鎖衝了開來。我要得到進出的自由，并無需乎要拿血去，祇要拿出幾塊錢，就可把這事情解決了。至少血比錢要來得值價得多。幾塊錢買自由，這是多合乎經濟學上「以最少之代價獲得最大之收穫」的原理，於是我就上一家大五金舖去買鎖。這把鎖要廿四元五角，那把鎖要卅元二角，另一把也要十幾元。把我嚇退到另一家較小的電舖子裏去。因爲我知道舖子越大，買價越貴，他們透亮的電燈，大塊的厚玻璃窗，穿西裝，抽前門香烟的夥計等等的開

鎖

支都要打到貨色的賣價裏。當真的，小鋪子裏的貨價要便宜得多，至於品質是不是一樣的，那我不知道了，這也是許多人所不管的。那裏最便宜的是一種小小的匙國式的銅鎖。夥計開口價錢是二元七角，後來跌到一元九角賣了給我。可是在回寓所的路上，依然懊惱不該買。因為我在這機關裏最多登一個半月，爲了臨時的寢室而花一元五角，真太不值得。後來想想總比花廿幾元買一把要值得點，於是釋然了。

我的像黃金似的銅鎖，接着和彭先生的鎖合作守門了。於是非但彭先生可以自由進出，我也能享受自由出進的特權，在我才上鎖的時候，心中有種莫名的高傲：還我自由。

當天下午回房間取東西，因操之過急，不小心把鎖上的橫檔扭斷了。一元五角無異乎扔進河裏去。才享受了一天的

鎖

自由，又隨了鎖斷的劈拍聲從我身上溜走了。我跟着拿了那把鎖上那家鋪子去與問罪之師，可是夥計的口才太好，非但說不過他，而且被勸得花二元五，又買一把洋鎖。

洋鎖買來了二天，有朋友來看我，那時我正在吃飯，於是我把鑰匙拿給他，請他先上我房去坐坐，那位不小心把我的二只鑰匙都掙斷了，於是又出了毛病。

第二天，我叫工役去配一只鑰匙，不意工役回來說，銅匠不能配，因為鎖裏的彈簧壞了。於是第二把鎖又壽終正寢。

我接着回俾了以前找人，等人，跑腿的生活，一星期後，又覺得像這樣太辛苦，太不愜意，並且懂得了不能貪小便宜的哲學。於是一氣之後，駕了勢，硬了頭皮，上上回去過的大鋪子，花了十元多錢買了一只亮生生的真正的好洋鎖。

鎖

我享受了一星期，進出的自由。

一天，我洗了澡回來，手裏拿了好多東西，一只手把門上的鎖打開，隨手將鎖掛在門的搭攀上。進房間，又隨手帶上了門，不上十分鐘，我又出去，正想鎖上門，可是明明掛在上面的鎖已經不知去向，不翼而飛了。

於是又沒有了鎖，又得找人，等人，跑腿，借鑰匙。我不再買鎖了。因為命中注定是不配用鎖的。

卅年八月三日

賊

防

防

賊

友人恒從一個小城市裏跟我寫了一封信來裏面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搬到一條偏僻的巷子裏來住宿，房子在抗戰時期內說起來總算是好的一種了，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不十分謹慎，小偷猖獗得太利害，搬進來的第一天就給偷了不少東西去，於是每大晚上都要懸心吊胆，半醒半睡地提防小偷，廿幾天來天天如此，弄得我睡眠不安，白天做起事來精神一點也提不起，我感到痛苦萬分，真想另外搬家了……」

防 賊

我看完了信，覺得這簡直是一個寓言假如將這信中的一段改幾個字我們就懂得了更多的：

「……我進到一家龐大的機關裏來工作，職務在抗戰時期內說起來，總算是好的一種了，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不十分安靜，是非搬弄得太利害，走進來第一天就惹下了不少是非，於是每天隨時隨地都要懸心吊胆特別留意地提防是，非甘幾天來天天如此，弄得我心灰意燼，於是做起事來，精神一點也提不起，我感覺痛苦得很，我真想另外找事了……」

真的，我底友人爲了不耐在易受小偷光顧的房屋裏居住下去，想另外搬家，不是搬了新房子，是不是就能不受小偷的打擊而安於工作，不得而知，此外還有許多人爲了不耐在

防 賊

搬弄是非，會爭暗鬥的機關裏工作下去，想另外發展，可是換了新職業是不是就能不受人事的殘害，而安於職守，也是不得而知。

許多人都在這樣說，做事是七分對人，三分對事，也就是說作事的人拿七分力量用在對人上，拿三分力量用在對事上，我們說得更明顯一點，就是一個人在做事的時候要拿大部的精力來提防旁人的搗亂和暗算，拿小部份的精力貫注在事情上甚至於還有人將所有的精力用在對人上，至於對於事則漠不關心，因為把人對好了，沒有人搗亂，沒有人作祟，如是事情做不做，辦不辦都無所謂了。

假如辦事辦得好的人能夠把他對人的那部份精力移到事情上去，也許事情辦得還要好，假如辦事辦得差的人能夠把

防 賊

他對人的那部份精力移到事情上去，也許事情能辦得不頂差，因為我的那個朋友要在晚上提防小偷，不能安眠，於是浪費了精力，因為精力的浪費，於是就影響到他第二天的工作效能，在這上面，我們知道，我們浪費了精力去對人，於是就會影響我們在事情上的工作效能，我們要提高工作效能，就應當把對人所用的精力多移一點到對事上去，應當在事業上着眼在事業上着手，把對人的問題看成一個不關緊要的小枝節，假如大家都能不顧一切，在問心無愧的情形之下，毫無顧忌，一無警懼地祇重對事，不重對人，那我們的社會環境也許還要變得好些。

四月十九日

誤 會

十年前當我還在高中讀書的時候，我遇到過一件事情，這件事至今依還很清楚和很深刻地印在我底腦海裏。因為在這件事上我得到了一些社會經驗，也就是瞭解了一些人與人之間誤會的淵源所在。後來又慢慢地使我懂得了一些怎樣去作一個消除誤會的嘗試。

這件事的發生是這樣的：

我那時所肄業的一所中學，因為鑒於加緊鍛鍊學生體格的需要，以及有提高學生對於科學興味的必要，於是決意要修建一所健身房和一座科學館，要修築房子，當然首先須要

誤 會

錢，可是那時學校的開支都是靠學生所繳來的費用維持的。那還有多餘的錢來修房子，於是決定用募捐的方法來達到目的。

在某一天晚上校長在一家大酒館裡宴請全體教職員和各級的正副級長，同時在宴會上討論募捐修屋的辦法和步驟。因為我是高一下的級長所以也在被邀之列。

在那次宴會中，大家都有慷慨激昂的演說，同時下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一切辦法都在這次宴會中決定了下來。

從此大家分頭去努力募款。在第二年我將要畢業的時候。健身房和科學館果真落成了，並且我還享受到兩個月的權利，在健身房裡運動，在科學館裏實驗。

會

誤

我真興奮了極點，在這件事上，我更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於是有所感地畫了一張漫畫，投到當時學校所辦的鉛印的半月刊，那刊物當時在各中學裏的銷路相當好，因為內容的選擇水準相當高，至於主編的職務是由一位歷史先生担任的，因為那時我很喜歡亂畫些，瞎寫些，所以常去投稿，這次畫了這張漫畫，也就送到半月刊的投稿箱裏。

那幅畫是這樣畫的：我畫了兩個聯在一起的大圓圈，在左邊的一個圓圈裏，畫了當時我們在大酒館裏席間下決心的情況，在左邊的一個圓圈裏，畫了修建好了健身房和科學館的雄姿，我又在旁邊提了一句：「沒有昨日，那有今日？」

不意過了二天那位當主編的歷史先生，把我們叫到「史

會

誤

地研究室」裏去，那裏除了他和我以外沒有其他的人。

他取出那張漫畫。

「這張畫是不是你畫的？」他問。

「是我畫的，」我答：

「誰叫你畫的？誰授意你畫的？」

「是我自己畫的，莫有人授意。」

「真的嗎？」

「真的？」

「哼？真想不到，原來在我心目中你是個好學生，以前你投來的畫和稿子，都還不差，如今你竟然送來了這樣一張荒謬的畫。假如我一不小心，登刊了出來那我一定會被攻擊，而你一定會被開除的。」

誤 會

我嚇得不敢嚮，低下頭

那位先生繼續說：

「本來我是要將這張畫交給校長，以便他對你有所懲罰，後來我想到你以往功課品行都還好，同時，又想給你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所以不預備告訴，校長了，希望你今後不要再畫這一類的畫或寫具有這種用意的文章。」

他設着說着，就將那張畫撕掉了。

我默默無語地退了出來。

我始終不覺得自己是錯的，可是先生又把這事看得這樣嚴重，真是莫名其妙。總之，我覺得自己的用意像以往一樣的好，可是爲什麼先生又那樣生氣呢？我想或者是把健身房和科學館畫得不像了，或者那個酒館畫得沒有原有的那樣闊

誤 會

綽和宏大，此外，我再也找不出適當的解釋。

整整地過了一年，那時我已經在大學事讀書。

在某一天，有一位中學時候的老朋友來找我，在談話中，無意地提到了畫漫畫，他就順便說起他曾聽說，我曾經畫一張關於修科學館和健身房的諷刺畫，諷刺校長請大家吃了一頓飯，於是大家給由往了，不得不盡募捐，我問他怎樣知道的，他說在畢業以後聽見歷史先生說的。這時，我始恍然大悟，在當初我畫這畫的用意是「沒有昨日的決心，那有今日的成功。」可是我的那位神經敏捷的老師則誤會為「沒有昨日的晏會，那有今日的成功。」他以為，我這畫的意思，是健身房及科學館的完成是因為校長請大家吃了一頓飯於是大家才努力募捐。

會

誤

我到那時才弄明白

我將這件事仔細地分析一下，就知道我們兩個人都有錯：在我而說當時不應當沉默應當謙恭地說出我自己的用意，那我的先生便可恍悟，在他而說，他不應該以自身的成見或偏見來決奪這件事，的作用安在，也不應當很肯定斷定我的用意完全，在諷刺，所以這件誤會的形成完全是我的沉默和他的成見。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許多誤會的促成是有許多偶然的因素存在着，所以我們要避免誤會旁人，就應該從各方面去觀察和攷慮，不宜以自己的偏見來獨斷一件事的必然性，如此始可減少誤會旁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要消除被人誤會，我們在適宜的情形之下。就應該去解釋去開誠布公

誤

會

地解釋，這就不容易被人所誤會，至於說到在被人誤會時的解釋，我們應當要事先注意的，就是必須不必須解釋，必須解釋才解釋，不然儘可默然，像在我上面這情形之下，是必須要解釋才好，假如不必須解釋的，而你一定要解釋。那末，或許多人家對你的解釋，很可以認為「此地無銀四十兩」，那將更糟糕了。

總之，我們應該盡力避免給人家誤會，同時又要免除自己誤會別人。

美

愛

愛 美

愛美惡醜是人之常情。

我們喜歡鮮艷的花，而討厭蠢笨的豬，因為鮮艷的花朵使我們的眼睛和鼻子發生惡感。蠢笨的豬獠，使我們眼睛和鼻子發生惡感。

我當然不能說愛美是個不好的習慣。或者說是不應當的。其實愛美是人的天性的一種，我們如果說愛美是不應該的，那就無異乎是在否認人性，所以現在我在我們愛該美的原則下來談論一下。美的範圍，也就是討論一愛下美的範圍。一位美學家休姆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美並不存在於

美 愛

事物的本身，而祇存在於觀察的人的心理。』雖然他的這句話似乎說得太抽象了一點，也就是說似乎太偏重於客觀的態度，可是我們並不能否認美是人的一種直覺感，也就是說美的成立至少有一部在人的直覺上。

固然美的直覺感是人應該有的，可是由直覺感所生的美的意像的範圍是不應該太狹窄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美的趣味飽和點不應太低。

我們時常會聽到朋友說：

「××的妻子真漂亮。」

「老趙的妹妹太。」

「小邱的女朋友真是美。」

在這些話上，我們很可以知道，我們日常所認為美的範

美

愛

園祇是限於形體上，也是祇限於當時的一個短時間，因為大家所注意的祇是形體上的美，所以有許多在選擇終身伴侶時，常常祇是以一個膚淺的美為最重要的條件，好像得到了一個形體很美的伴侶，就可以傲視一切了。其他的再也不去注意，可是這種形體的美不是永恒的，而是暫時的，譬如花朵吧，牠會有枯萎凋落的一天，人吧，也有人老珠黃的一天，在花凋落以後，牠不再美了，在人衰老以後，也不再美了。在我覺得我們祇能把形相的美看成為美的一部份，決不能說形相美的條件具備以後其他的也就都美了。

我們對任何事物或人們要去發現牠們或他們的美點，不能僅僅乎在表面着眼，應該注意他整個兒的情形，舉一個例，假如我們要選擇一個終身的伴侶，決不能僅僅乎在面貌和

美

愛

身材上斤斤較量，應該要注意到對方德性和性格美的條件是否具備，猶其後者特別重要，因為這是較為長久和永恒的，相貌的美是會像曇花一現似地消滅的，可是德性和靈魂的美是永恒的。並不隨人的死亡而消滅的，所以永恒的美給予我們的，比暫且的美所給予我們的要來得多。

在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要使自己美，不能僅僅乎適合外界需要似的，祇求形體的美，與其將功夫化在美容室裏，還不如將功夫化在可以促使自己保有永恒的美的事業和行為上，我們修養了良好的性格，培植了高寬的德性，完成了生存者應有的事業，就獲得了較有意義的美的條件，正是克羅溪所說：「美是成功的表現」。我們與其成爲一個表面美好，裏面滿是稻草的綉花枕頭，還不如成一塊表面烏黑，裏面含

美

愛

有金剛石的黑炭。

總之，我們要使自己獲得美，應該在德性和事業上去企求，我們要去愛美的時候，應該也在德性和靈魂上去着眼，我們對於美應有寬廣的直感覺，同時對於美的趣味飽和點應該高深一點。

四月廿一日

樹 子 李

※（李）※
※（子）※
※（樹）※
※（↓）※

我底寫字柏正對著，並且依偎着一扇有三百七十四格小方格，中間還有一條長方形的空膛的大窗子，假如這扇窗子將牠橫下來的話，可以做洗澡房裏墊在地上漏水的木格。我非常喜歡這扇大窗子，我尤其喜歡在天氣好的時候，將牠撐起來，因為這樣可以有很亮爽的光線會射到我的案桌上，此外，我還有個喜歡開窗的理由，就是因為窗外有一株年代好像很久的李子樹。

我和這株李子樹已經交了多少年的朋友，牠在春日裏的嬌艷，在夏日裏的茂盛，在秋日裏的沉寂，以及在冬日裏的蕭

李 子 樹

條，我都親眼看到過。祇要是我開了窗，在我蘸墨水或思索的時候，我準會向牠出神。因為我在牠的身上發現了牠的偉大和堅忍。

記的在那年冬天，我才搬進這屋子的時候，我把這大窗子打開，揮掃灰塵。我的僕人將地上的瑣屑裝在掃箕裏，端出去倒掉。他回來走過院子，突然看見了這株李子樹，摸摸牠，嘴裏說：

「啊！這麼多蟲子在蛀蝕。牠明年不會活，好像已經死了。」

我湊近窗子仔細覘看一番，果真樹上爬滿了各式各樣的蛀蟲，將樹幹蛀得體無完膚，我看了那情況，混身起了雞皮疙瘩。我問他：

樹 子 李

「這是什麼樹？」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回答：

「這是棵老李子樹，怕有好多年了，可惜已經死了。你看樹皮已給蛀得沒有一處是好的了。」

我們都相信這是一株已經死去了而依還站在泥土裏的大樹。

第二年春天，天氣漸漸暖和起來，我常常打開窗子，不知在那一天，竟然給我發現在這株李子樹的樹梢上，現出一些白色，雖然，牠的身軀簡直像血出淋淋，脫完了毛似的可憐的瘦狗。過了沒有多久，樹上一朶一朶白色的花開滿了，接着在花將落的時候，生長出綠葉來，簡直純潔淳樸得可愛。有時候在太陽光之下，白色的花朵隱約現出淺藍色

李 子 樹

，在花的周圍，好像又有閃爍著的金光，沒有好久，白花都落完了，樹上儘是密茂的綠葉。過了些日子，樹上結了累累的李子，我拿了竹桿，打了些下來，儘是些甜得像蜜一樣的果實。

就在這年秋天將要完了的一些時候，李子樹上的樹葉像老年人的頭髮似地脫落了。房東打發人過來鋸樹極子，我本來想阻擋他們，因為這棵樹再也受不起任何的摧殘了，可是一想這是他們所有的，於是我也就不響了，但是當他們爬在樹上鋸樹極子的時候，我心裏一陣陣地酸痛著，我將窗關閉了，埋頭看書，雖然我眼睛看不見鋸解的情形，可是吱吱軋軋的鋸子聲音，直向我耳膜刺激，於是不忍地離開屋子到城外去散步去了。

李 子 樹

等我回來已是傍晚了，我從窗子的紙縫裏窺視一下，使我大吃一驚，這李子樹簡直好像給鋸成了一根棋桿似的，樹樑子差不多全給鋸掉了。

正在這時，友人琪來看我。

他坐了一陣就告辭了，我送他出去，他說他要繞到後面院子去看看。

我們看到了那光禿禿的李子樹。琪問我：

「這是誰鋸的？恐怕給鋸死了。」

我告訴他，是房中叫人鋸的，他感嘆得很，他說太可惜了，喏大的一株李子樹活生生給鋸死了因為他對於樹木知道得很多，所以當時我們都毫無異議地相信；這株樹真正的死了，我想明年再也不會看到牠開花結果了。

李子樹

那知道牠第二年，又蓬蓬勃勃地淡裝了起來。
於是我才明白這是一株不折不扣，威武不屈的李子樹，
我對牠肅然起敬。從此我再也不去担心這株李子樹的生存。
在我向牠發怔的時候，我常這樣想；這是我們國家的象
徵。

我愛這株李子樹，我也愛國家。因為他們都有再接再勵
，剛毅宏偉的精神和氣度

四月二十八日

新 國 旗



我離開了大學以後，過了一嚮，又退到中學裏來服務，於是有了機會每天清早恭敬地仰望國旗徐徐地上升，又在傍晚慎重地，目視國旗緩緩地下降，因為這樣，所以與國旗，特別接近和有好感。每當國旗在雄壯激昂的號聲中飄蕩的時節，我底身上激盪地興奮着。因為這是我們的國旗，是具體地表顯出國家靈魂的旗幟。

每當我在參加升降旗典禮的時候，我常常會聯想到，許多關於國旗的故事。許多國家爲了另外的國家侮辱或損毀了他們的國旗，他們就會向另外的國家宣戰。在作戰的時候，

新 國 旗

士兵們會奮不顧身地去以生命換回自己國家的旗幟。這些當然爲了國旗是代表國家的尊嚴和光榮。

學校裏的一面國旗因爲日晒風吹的關係，所以鮮明的顏色逐漸褪了，線縫漸漸脫開了，旗子在飄揚的時候，好像張開嘴似的。

參加升降旗典禮的人們，心裏都有一種不悅的情緒，因爲這國旗太破爛了。在這上面，我們很可以瞭解，人對於具體的東西的直覺感是很明顯和敏捷的。

這一天，學校託人上成都去買的新國旗帶回來了。

第二天新國旗拿出來懸掛了。這天大家唱國歌唱得特別響亮。行注目禮行得特別有精神，隊伍的行列也站得特別整齊。這當然完全是因爲有面燦爛的國旗在我們面前。

旗 國 新

我懂得了爲什麼在行軍作戰的時候，要有一面旗子在前面領導着。這當然是因爲旗子是國家的靈魂，也是衆人的靈魂。

一面鮮艷奪目的國旗給總值週升到頂點，隨風飛舞着。真是美麗的旗幟，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生動的旗幟。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國旗，可以趕得上這青天白日滿地紅。顏色既鮮美，式樣又簡單，意義又深刻。不管這是主觀的感覺，還是客觀的感覺，總之，在我心目中，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旗幟。

在我看到這新國旗的時候，使我想起了五六年前，在上海看見那許多在街上飄揚的新國旗。自從國軍抱負了長期抗戰的決心，退了淞滬，於是上海就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

旗 國 新

了。可是他們的力量還不能完全升入租界的。所以在我們的紀念日時，有許多商家和機關，依還懸掛國旗。敵人頗不以為然，於是迭次向租界當局，提出不准在租界裏懸掛中國國旗的嚴重抗議，租界當局沒有允諾，我記得當時有一家外國報紙，曾說了一句很幽默的話：

「你們儘可叫你們的居民也懸掛日本旗好了，就是一家掛上三面都不會遭租界當局的干涉。」

敵人對於在租界懸掛的中國國旗非常惱怒。於是祇有用恐嚇和強硬手段來對付。豈知壓力愈大，彈力也愈大。每當我們的紀念日，在上海的人民，不論店舖，行號，住宅竟然家家戶戶都張掛了燦爛奪目的國旗，敵人的軍用卡車也無可奈何地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下的街道上行駛着。

新 國 旗

自從十二月八日以後，敵人佔領了上海，上海的同胞們，當然不能再像在後方的人們一樣地懸掛國旗了。那裏雖然也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可是那是冒牌的膺品，冒牌那抵得上正牌？

從這天以後，在無意中新國旗給予我們極大的鼓勵和欣愉。我們都愛護着這面新國旗。當然我們也應該像愛這新國旗一樣地去愛護我們在抗戰期中養成的新國家。

我們應該立下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下生，「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下死的決心！

四月廿九日

不 倒 翁

不 倒 翁

我跟孩子們買了兩個紙糊的不倒翁回來。他們喜歡得很，她們對於各人的一個再也推不倒的紙老翁非常感到興味。她們跪在櫈上靠着桌沿舉起手，在不倒翁的頭上打來打去，不倒翁除了當時傾斜傾斜身子外，很快地恢復了牠的站著的原狀。她們沒有法子將牠推倒睡下。

大的孩子問我：

「爸爸！爲什麼這不倒翁推不倒，我們有時候不推都會伴倒。」

我告訴她們：

不 倒 翁

「因為不倒翁的身子底下有塊重的東西粘住，所以牠就給那塊重的東西壓得不會倒了。」

不知她們是不是真正澈底瞭解我的話，可是她們對我的答案，好像感到很滿意，所以不再問下去，各人玩自己的玩具了。我也逕自進自己的房間去了。

沒有多久，從隔壁房裏傳來了她們的聲音。

「好！好！你把不倒翁震爛了，我告爸爸去！」大的一個在恐嚇小妹妹。

「不！不！是牠自己掉出來的，你看這是一塊乾泥巴！」

小妹妹替自己辯護，我從她起先說的兩個不字中覺察到她好像要哭出來似的，當她說到「這是一塊乾泥巴」時，又

不 倒 翁

由恐懼轉入到好奇。

「大姊！你看！這塊乾泥巴掉出來了，這不倒翁就會倒了。你來看，你看爲什麼？」小妹妹的口氣中充滿了好奇。大的孩子仿照了我的口吻說：

「對了！剛才你這個推不倒是因爲有這塊乾泥巴壓在牠底下，現在乾泥巴沒有在裏面，所以牠一推就倒了。」

傳來了一陣可落可落搖東西的聲音，接着大孩子又說：「小妹妹！你聽聽！我這不倒翁肚子裏在叫喚，你聽！你聽！咦！怎麼我的也一推就倒了！」

「咦！咦！也倒了！乾泥巴沒有出來！」

這是小妹妹的聲音，我雖然沒有看見她的樣子，可是我很能揣測出她當時的表情；她的白白的小臉上的小紅嘴裏一

不 倒 翁

定啣了她一根小指頭，她睜大了她的兩個小眼睛望望她自己的不倒翁，又望望她姊姊的不倒翁，望着那兩隻倒在桌上的不倒翁。

大孩子說：

「讓我們去問爸爸吧！怎麼我這個裡面還有泥巴，也會像你一個一樣的跌倒。」

叮叮東東的聲音讓我知道兩個孩子從桌子上拿了不倒翁，又從橈子上縮下來，跑進我的房間來。

她們忘却了我會斥備她們，把才買回來不到一點鐘的東西弄壞了。

大孩子先搶着說：

「爸爸！不是你說，不倒翁的肚子裏有塊重的東西壓着

不 倒 翁

，所以推不倒牠，小妹妹的那個不倒翁裏面的東西掉出來了，當真一推就倒了，不過，你瞧？我這個裏面的東西，並沒有掉出來，不過搖得響罷了，怎樣也一推就倒了？」

我拿過她們的不倒翁來看，真是不經玩的，破爛的東西，小妹妹的一個底下有了一個大窟窿，泥巴就從這裏面落出來。大妹妹的一個，雖然沒有爛，可是也給捏得不像樣了，上面的顏色都給擦掉了，底下的一塊壓着重的東西也活動了。我將不倒翁還給了她們，對她們說：

「你這不倒翁雖然沒有掉出泥巴來，可是牠沒有粘住在底下，活動了起來。因為活動了，所以壓不住底下，於是一推就倒。」

她們沒有再說什麼。

不 倒 翁

就在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我的頭髮禿完了，嘴邊滿是灰白的髭鬚。我坐在書房裏提著烘籠烤火，眼望着外面在飄雪花。

隔壁房裏傳來了兩個女人談話的聲音，從她們的稱呼當，我知道是我的兩個女兒，我奇怪怎麼她們的聲音變了，當我將着自己的髭鬚時，猛然想起自己也有這樣老了，她們中然也得長大了。

小女兒對她姊姊說：

「怎樣大伯伯那樣給人家排擠，給人家暗算，給人家攻擊，他至今還是屹然不動，安於他的職位，從事於他的事業。」

大女兒說：

不 倒

「唉！你不明白了！因為大伯伯有學問，有經驗，有才幹。所以他們擠不掉他，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玩不倒翁，爸爸跟我們說的話嗎？因為不倒翁身子底下有塊重的東西壓住牠，牠的重心壓得低，於是牠就推不倒了。我們的大伯伯就好像不倒翁，他的學問，經驗和才幹，就好像不倒翁肚裏的一塊重東西。」

小女兒說：

對了！對了！不倒翁有了一塊重東西所以不會倒！人有學問，經驗和才幹，所以不會被擠倒，不倒翁沒有了一塊重東西維持他的重心一推就倒，沒有學識和才幹的人，才上去的時候，好像站得很穩，可是被人輕輕一擠，就擠下來了，……不過，有些人很有學問，可是也會很容易被別人

翁 倒

擠掉，就好像不倒翁並沒有落出那塊東西，也可以被推倒。

大女兒又開始她那解釋似的口吻；

難道你又忘了，我們小時候玩不倒翁的時候，我的那個不倒翁嗎？不是我那個不倒翁中的那塊東西，並沒有落出來，可是鬆動了。於是也就一推便倒了。人也是一樣，雖然有學問，有才幹。假如沒有堅定的信心，灼見的真知，和奮勇的精神，那還是會給旁人擠掉的，正如不倒翁雖有一塊東西，但是並沒有粘住在底上，他還是可以給人推倒。」

「爸爸！你看看，不倒翁又推不倒了，我們的不倒翁給媽媽拿漿糊粘好了，你瞧瞧！」

我睜開眼睛，看見兩個孩子撩開我的帳子，竄了進來，

不 倒 翁

一手拿着不倒翁，一手在推着我。

我揉揉眼睛對她們說：

「很好！很好！這是因為他們除了有充實的學問和精練的才幹外，又有了堅定的信心，灼見的真知，和奮勇的精神，所以推不倒了。」

她們兩個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我又對她們說：

「你們起身得真早！」

她們哈哈地跑開了。

六月二十二日

利 與 命

※ 題

命與利



有一天，我在由大殿改成的教室裏監學生考試。因為教室的對面，就是學生的飯廳，所以教室旁邊地上落得有些飯糰。有隻麻雀飛到地上來啄食。當我照例循環着教室，走到那邊，牠突然拋棄了飯糰飛去。

這使我得到一個感觸，就是這麻雀能夠權衡命和利孰輕孰重。當我走過去的時候，在那一剎那之間，牠認為這對牠生命是有不利的，有危害牠生命的可能。雖然，那飯糰唧在牠嘴裏，但是牠爲了增加逃避生命危險的速率起見，牠放棄了那飯糰。可是牠並不曾這樣想；也許這人並不是來

利 與 命

危害牠的，牠把這飯糰吃了再說。牠也不這般決定，把飯糰一帶了走，既可保全生命，又可得到一飽。豈不命利兼存。

這麻雀是聰明穩重的，也是眼光遠大的。他知道生命是無上的至寶，是遠勝過利益不知幾千百倍。這次保全了生命，放棄利益，以後還可有許多機會獲得利益。假如這次爲了貪利而喪失了生命，那非但以後再也不會有機會得到利益，而且這次已到了手的利益也不能享受。真是留得生命在，那怕莫利得。

這使我移想到人身上去。有許多人往往爲了利益，不顧及對生命有無危害，祇管一心勇往直前地去攫取利益。寧可冒了危險而去奪取利益，也是拿生命去博得利益。假如很饒

命 與 利

倖的得到了利益，同時又得保全生命，總算是運氣。假如不幸爲利而喪生，則就算晦氣。這種拿生命來當作本金去孤注一擲的人，似乎把生命看得太不值價，看得太渺小了。也就是說這種人沒有曉得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而不是在冒險去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更舒服些，他們更沒有瞭解，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而不是在以自己的生命博取自己的享受的利益。

那麻雀來啄飯糰，大概是爲了饑餓。可是牠能在這時候克制了饑餓而躲避或有可能的生命危險。這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也顯然是極有考量的結果。可是有許多人，已能享受很舒適的生活，他還不知足，依舊繼續以生命來博取更多的利益。這好比一隻麻雀明明是吃得很飽，牠還要飛來啄飯糰，

利 與 命

縱然真有可能發生的危險，或者確會有危險產生，牠不管，牠拿生命來賭博。牠認為啣了一糲飯而被打死或被剝奪了自由，是比沒有啣一糲飯而死去要好得多，何況是不是一定爲了這飯糲而會死亡，還是問題。世上真有許多人都如此想法的，甚而致於有：「要錢不要命」「唯利是圖」的行爲表現出來。

我們常常看見報上登載着，南京，上海，……等等地方被我們勇士打死的大漢奸小漢奸的消息。就是以命博取利的最好例子。有的弄到了錢，還不去說，因爲這在他是死也瞑目的，可是有些連錢的影子和氣味都沒有看到聞到，而給送了命，這多麼可憐。這在狐羣狗黨的漢奸們，認爲以命博取利是值得的，因爲他們的命還不如豬的價錢，所以他們認爲值得的，可是那些錢都沒有上手而被打死的，又怎樣說呢？

利 與 命

以命博取什麼呢？這可說是以命博取主子的高興，爲什麼呢？因爲主子想，又少一個要開支錢的人，因爲主子的錢是有限的，並且也是以命換來的。

抗戰以來，許多發國難財的奸商們，不顧經濟大隊的取締和政府的嚴禁，一味冒着危險，拿生命去嘗試剝掠人民的脂膏，他們所弄到的錢一天比一天多。而他們貪婪的慾望更是一天比一天大。他們對於眼前所吸吮到的法幣，絕不感到滿足。於是他們想方設計弄錢的念頭，永遠不停地像機器似地開動着，他們將生命掛一根頭髮上，他們想弄到大量的錢就是死也值得的。至於他們弄到的錢做什麼用呢？他們將自己以生命換來的錢，獻奉給那些盛開着妖形怪狀得像蛇一樣的花朶們，讓她們得到最好的物質享受，滿臉塗上法國屈膝

利 與 命

前所製造的高貴的化妝品，滿身洒上德國蔻隆出品的香水精，而他們所得到的是像鴉片似折耗人精血的肉慾享受。他們又供給兒子們棄金如土似地大量揮霍，讓他們當麻雀桌上撲克場上的獻金主任似的闊少爺，又讓他們染得滿身毒瘡，於是又可以救濟藥房老板似地出大價錢買針藥。此外這些奸商們又將大把大把花綠綠的鈔票，發給他那些姨太太們，讓她們又轉發給她們所豢養的小白臉們，奸商們在表面上拿命去博取利，可是在實際上還不是在送命啊？

我們更擴大到國家來說，目前竟然也有爲了利而顧不了命的——國家之命。這就是說他們認爲國家的命，還沒有自己所看中的利益來得重要，來得值價。於是大動干戈，以國命來博取利益，去侵略人家。假如萬一走運，利益得到了

利 與 命

，同時國命也保全了，這是很值價得慶幸的，這是他們元首的功勳，雖然死了好多人流了好多血，傷了好多財，都在所不惜，反正爲了帝國光榮的利益，什麼都可犧牲。不要說是亡國不亡國。假如一旦倒了霉，非但利益得不到，同時國命也叫人捏住了。那也無所謂，反正他們的元首表面上是一個銅元都沒有，可是實際上在全世界各處銀行，都存得有款子。到那時一走了事，買一大片森林，將他們的怨恨發洩在鋸木頭上，同時還會廣播說：利益本來無論如何可到手的，祇是爲了人死得太少，血流得不夠，財耗得太少，所以沒有到手。這不是他們元首的過失。

也許有人要指摘我在鼓吹「貪生怕死」主義，其實不是的，要知道人那有不死的，祇是死要得得當，死要死在份稱

命 與 利

上，死要死得光明磊落。與其是爲了爭二角錢打得頭破血流，以至於死，不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被打死，與其是爲了強佔他人土地而被亡國，不如爲正義自衛而作戰，打得不剩一個人，打得只剩一滴血而亡國，光明得多。

好像孔子並沒有說過：「毋求生以害利，有殺身以成利。」孟子似乎並沒有這般說：「生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身而取利者也，文天祥也沒有說：『孔曰成利，孟亦曰成利，惟其命盡可以利至。』」

總之，爲公衆的真正的和有價值的利益而犧牲生命是我們所應極端擁護和贊同以至於實行的。

(經) (字) (圍) (隨) (筆) (第一集)

邊花政策

邊花政策

自從我到崇寧來任教於這所學校，常常乘空閒的時候，到北門外北極橋河畔的茶館裏，看看書，吃吃茶，同時又有湍急飛濺的河水調劑我的心神，就在那地方我認識了一個賣麻糖的小販，每次他在我眼前出現之先，首先會傳來叮叮噹噹打擊手裏鐵片的聲音。

他是一個以販賣麻糖爲主要職業的中年人，他有一張忠厚淳樸的臉，在他的臉上祇有一隻眼睛，所以那茶館裏的夥計，都叫他「邊花兒」。我和他打過幾回私交後，我們就認識了。我有幾次很想問問他，祇有一隻眼睛方便不方便，

策 政 花 邊

可是一想到這也許會引起他的悲哀，於是不忍心問他。

有一天，我照例上那茶舖子，那邊沒有什麼茶客。那賣糖的邊花兒好像跟我事先約好了似的，也來了，叮嚀地來了。我照例買了他二元錢糖。他見旁邊看沒有生意可做，於是站在一邊向我出神，他突然同我講：

「老師！你兩隻眼睛看起書來，要快得多吧？」

「唔！你呢你看起來便當麼？」

「噢！那有兩隻眼便當呢？我本來是兩隻眼都看得見的，在八九年前給人家害瞎了一隻眼。那時我在軍隊裏當排長，長官迭次下命令，說不准要錢。凡是要錢的，被抓到就要懲罰，並且要我們當排長的負起捉拿的責任，於是我真正地負起責任來了，可是旁的排長都不管，並且見我太認真，還

策 政 花 邊

勸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不管，依舊認真採要錢的軍士。有一回，給我查到了幾個，跟到報告長官，於是他們被處罰了，他們懷恨在心。在某一天，我獨自到一個竹林子裏去，給他們幾個打了一頓，我臉上給戮了幾刀，這眼睛就是在那時給瞎戮了……

他好像不忍再說下去似地叮嚀叮嚀走開去了。

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同時使我得到極大的感觸。

他現在成了一個真正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邊花兒，可是在我們現今的社會裏，不知還有多少有實無形的邊花兒存在着。當我們望着他們的時候，明明看見他們有兩隻睜着和看得見東西的眼睛——也許在這一對眼珠裏，我們還可看到一些炯炯的光亮，可是實際上他們祇有一隻眼睛，他們對任

邊 花 政 策

何事情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方法，也就是運用我所定名的邊花政策。

記得以前在某一個機關作事，有好幾位同事都曾對我這般說：

「老哥！在現在這世界裏，不要太認真了，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兩隻眼全睜了開來，是有損無益的，一切馬馬虎虎算了！總之要使自己顧全面子，同時又使人家下得了台，祇有睜一眼閉一眼。」

真的，採取邊花政策的人太多了；老於世故的，採用邊花政策，上級對下級，一層對一層，都祇睜一眼稍視，因為唯有這樣才不會惹出事來。才入社會的也採用邊花政策，因為社會太污穢了，如果兩眼都睜開，那看到的髒東西還要多

邊 花 政 策

，如果兩眼都閉上，那行動不方便，於是他祇得睜一眼閉一眼。

我們的社會和國家之所以在這幾百年來，退到一切都在混混噩噩中過着日子，這完全是受了許多人運用邊花政策的毒害——甚至還有全瞎政策的人。對於一切祇求無過，不求有功，對於處世首重情面，對於作事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

我們試想一想邊花政策，果真對我們有益嗎？表面上看來，似乎當時是有益的，可是實際上會引起以後無窮盡的災害和患難蔓延着。

在我們目前，國家爭求光榮，民族爭求解放的大時代中，我們應該澈底丟棄邊花政策，我們唯有廢除邊花政策，認真踏實地幹去，才會促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

邊 花 政 策

我誠虔地希望，這次神聖的抗戰是劃分我們處世哲學時代的利刃，以前我們都採取「邊花政策」，從今後我們運用「全睜政策」，我們在這政策之下，真正睜大兩隻眼奮勇地邁進，不苟且，不偷安，不重情，不畏懼，唯有真理是求，由「但求無過」進而為「唯功是建」！

四月十八日

車 汽 共 公

公 共 汽 車

——人生社會的縮影——

我曾經有好幾次搭乘在成都市街裏行駛的公共汽車。

我老有一個感覺，就是公共汽車簡直是人生社會的縮影

○ 公共汽車在站上停下來時候，有許多人從前面下來又有許多人從後面上去。有時候下來的人少，而上去的人多，

○ 在公共汽車上有坐的座位，也有立的位置。先上汽車的人就佔據了坐的位子，後上汽車的人祇有站着。每當到了一

車 汽 共 公

站，坐的人下了車，於是就有許多站立着的人爭先恐後地去搶奪那座位，就近的，敏捷的人往往捷足先登地佔領了那空座。其餘的祇好望座興嘆，等待下一次的機會。時常在他們要下車時，始終沒有得到座位，

雖然，先上車的人有優先佔據座位的機會和權利，可是有時候，他會失掉這機會和權利，以至於像後到的人一樣，擠在立着的人羣堆裏升手拉着車頂橫木條上套着的皮帶。

有一次，我在搭乘公共汽車時，曾經目睹過這樣的一回事。

有一個穿制服的人上了車，正好有一個空座位，於是他就坐了下去，後上的人祇有立着。在將開車時，在這穿制服坐着的座位對面，有一個人站在車外，把着窗口跟他說話。

車 汽 共 公

這穿制服的就站起來，過去跟他說話。等他說了二句話，旋身過來，想坐上他原有的座位，可是已經被人佔據了。

穿制服的向他抗議：

「這是我原來坐的，讓我

「爲什麼要讓你？」那人回答：「祇要空着，誰都可以坐。又不是包座的戲院子。」

爭論了半天，穿制服的，祇有失悔和氣憤地站着，後悔自己不該站起來。

我又看見過有人走上車來，並不循規蹈矩地照價買票，祇向賣票的點點頭或悄悄地耳語幾句，於是他們像那些出錢買票的人，一樣可以到達自由地。

某一次，我跟一個朋友，一同去搭公共汽車，上車後，

車 汽 公 公

我付錢買了兩張票，照例同時買的票，應該是聯號的，可是這兩張票，並不聯號，兩張要相差一百多號，非但是不同號，而且一張是嶄新，一張則是摺得很皺以後攤開的。這不是像以前上海公車或電車上所謂的揩油，我不敢武斷。

瞧！前面一輛公共汽車像綠色的甲殼蟲似蠕動地靠近了這裏，許多人放了出來，又有許多人鑽了進去，他們在那裏面盡心竭力地爭搶着座位。一個後走上去的人，原是應該擠在人羣中站着的，可是他遇到了一個坐着的熟人，那熟人向側面擠了一下，於是騰出了一個僅僅乎可以嵌下半身的空隙，這後上去的人，就可以坐下了。等他坐穩了以後，他慢慢逐漸地，趁汽車簸動的機會，向左右擠幾下，扭幾扭，於是

（集一第）筆 隨 園 宇 經

車 汽 共 公

他就得到一個坐得很舒服的座位了。
公共汽車真是人生社會的縮影。

五月十日

我底悲哀

△△
（我底悲哀）
△△

有了孩子以後，才會明白做父母的不容易和艱辛。

我有了兩個女兒，我像任何人看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地覺得她們可愛。大的一個已經到達入學年齡的階段，小的一個也有二歲多，能夠自己轉來轉去玩着。

在兩個孩子先後生產以後，我和妻在心靈上，雖然滋育子無上的欣慰，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在心底深處撒下了一層似憂悵非憂悵，似担心非担心的情緒的薄網。

她們打噴嚏，我們立刻跟她們添着衣裳，她們鼻子裏淌出鼻涕，我們又急急忙忙跟她們找醫生。當我們將她們留在

我 底 悲 哀

家，給佣人看管，出門有事去，心裏老掛念着她們兩個，想她不至於摔倒了，或者給火燙到了，或者淘氣得惹下小禍。總之，我可以在對她們心情上，推測到以前父母對我心情的一斑。

目前我對於大的一個孩子又掀起了一種悲哀。這就是關於她的教育問題，我每想到了這個，我就感覺到煩惱得很。我們一家因了我和妻職業的關係，所以遷移到了一個小縣份，一住就住了三年多，大的孩子就在這地方長大，小的孩子就在這地方降生。

大的孩子應該入學了，可是我還沒有送她入學，並不是我不肯送她入學，而是不願送她入學，因為我常常看見小學裏散出來的小學生，有許多圍着繡攤子投骰子，有許多在

我 底 悲 哀

街上追逐打架，還有的在路上嘖嘖咕咕說着罵人的話，十句中倒有八句含有一龜兒一兩個字。我想我的孩子送了去，無疑的也會染上了這一套，所以我遲疑地不敢送她入學。至於送到成都去入學，路途又太遠，太不便當。於是乎她的入學問題，就成了延宕着的懸案。

我和妻商量的結果，祇有自己來教她，妻跟我一樣在白天去外面工作。所以我們祇有在旁晚的時候，或星期日教教她。除了她的妹妹外，她接觸的都是大人了。

在我們心目中想來，不將大孩子送進學校，以免染到些惡習氣，自己來教，總不會壞事。可是不久，我們發現她因為常與大人接觸，已經受了大人的影響。她常到我們任職的學校去玩，於是和學生，校工接觸的機會很多，她又常跟佣人

我 瘋 癡 衰

去趕場，那在她心目中留下的人物的印象更多了。大人們好像一缸一缸的有色水，她已沾上一些從大人水缸裏濺出來的有色水份了。

某一次，星期二我沒有課的那兩點鐘，我帶了兩孩子到公園去玩，她們兩個在前面搖搖擺擺地走着，大的女兒突然回頭過來對我說。

「爸爸！這公園裏的花，我們不能採。」
我當時聽了心裏很高興，我想她已經養成了公德心。
她又接着說：

「學校裏的汪嫂，可以採這些花。」
我聽了非常奇怪和疑惑她說這話的意思，於是我問她：「爲什麼？」

我 底 悲 哀

她脫口而出地回答我：

「汪嫂的男的是兵，公園裏的警察怕兵。汪嫂採花，他們不敢捉她。」

我頓時感到恐怖萬分，在她的腦海中不知什麼時候，給留下了這社會經驗。簡直可怕，在她的腦海中已有橫蠻至上的信念。

又有一次，我在家裏寫稿子，妻到學校去上課去了，佣人出去趕去了，留下兩個孩子給我照顧。我讓她們兩個人玩耍着，我自已却埋頭在案桌上。

大孩子不知從什麼地方翻出了秤桿，於是和他妹妹做起買賣的玩意兒。她扮賣方，小妹妹當買主。

我感興趣地回頭看着她們。

我 底 悲 哀

大女兒一手提着掛了我襯衣的秤桿，一手在弄着秤錘。我知道她在將我的襯衣買給小妹妹。我突然看見她將一隻腳踏在掉在地上的襯衫上。

我對她說：

「你不要踩在爸爸的衣服上，把爸爸衣服打髒了。」

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申明：

「踩到東西：才可以多賣錢。」

我起初不懂，也就是我沒有想到她懂得太人的一套

「爲什麼？」

她怏怏地說：

「上次我跟戴大娘去趕場，看見人家在秤柴花子，賣的人把一隻腳靠在柴花子的簍簍底下。我問戴大娘，她說這樣

我 底 悲 哀

可以多拿到錢。」

我恍然大悟，她已從佣人那裏明瞭大人的一套鬼把戲。還有好幾次，我亦無意地發覺她已經學到些世故，至於她腦海裏到底還有些什麼，我就無法測驗了。我不得不驚嘆兒童感受性的強大。

我益發感到悲哀了。送她就地進學校似乎不放心，將她留在家裏自己教吧，她沒有得到父母的薰陶，却得到了旁人的感染，又感覺不對，真使我左右為難。

每當我想到盧梭所說的：「兒童的品性，在六歲以前已經大部份完成」我心裏更是發慌着急。

我已經相信，父母會得生子女，還是不一定會教子女。像我和妻都受過相當的大學教育，對於教育子女尚感困難，

我 處 悲 哀

至於其他的更相像可知了。我覺得國家或地方上應該集中所有的兒童教養，或是舉辦托兒所找有專門經驗的人來教導孩子們，如此孩子們可以得到專注的良好教養，同時又可與大人們隔開，可避免許多小孩子所不應該懂的事情。如此父母們可以安心於自己的工作，不會常常爲了孩子的教育問題而引起了莫大的悲哀和困難。

五月廿八日

兩 隻 口 袋

兩 隻 口 袋

記得在伊索寓言上，曾經有過一則童話，說人們身上有兩隻口袋，這兩隻口袋是搭連在一起的，一在前面，一在後面。前面的一隻口袋裝的人家的過錯，後面的一隻裝的是自己的過錯，因為人的眼睛是生在前面的，所以平時祇發覺人家的過失，不看兒自己的過失。

可是現在的人進步了，有許多人因為旁人的過錯太多了，在他前面的那隻口袋已裝納不下，於是他們把背後的那隻口袋騰出來，也裝了旁人的過錯。

他們在前面的一隻口袋裏滿裝了與他們站在對立地位的

兩 隻 口 袋

人底過錯，他們絕不放棄挑出對立者的錯誤的機會，非但努力去挑剔，而且還大加渲染，非但渲染，而且還要無中生有，無論人家再小的錯誤，都好像嚴重到絕不能原宥的情況，簡直是罪孽深重。於是乎就拾着鷄毛當令箭似地大家抨擊和進攻。攻擊得人家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假如被攻擊的人毫不受影響，於是自己心理惱怒異常，並且怨恨自己的法寶不靈。

他們在後面的一隻口袋裏，也裝了旁人的錯誤，可是這些都是與他們站在同一立場上的人的錯誤。因為這些有錯誤的人，不是同派就是同仁，是可以特別諒解的，所以將他們的錯誤裝在背後，不必看見，不必注意。又正都是自己人，何必去計較？何必互相爭鬥，可是一旦站在自己這一邊的同

兩 隻 口 袋

仁，跟自己對立了起來，自以為有了對敵的行爲，如是立刻將裝在後面口袋裏的過錯，移轉到前面的這隻口袋裏來，以便隨時作爲進擊和謾罵的資料。

至於自己本身的錯誤，他們再也不去檢討。其實他們根本不能檢討，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總認爲自己是絕不會有錯誤的，對的就是對的，錯的也還是對的。總之，他們自己以爲自己高超地在「絕對無錯」的氛圍中思想着，言論着，行動着，總之，是從來沒有錯誤過，人家所指斥的錯誤，都是冤枉的，這是旁人指斥的錯誤，他們一點也沒有錯謬。

他們心目中完全存了一種心理；好像能夠找出人家的錯誤，——不論大小，就是自己的功勳。人家錯了，自己高興。找出人家的錯誤，就是自己的成功。

兩 隻 口 袋

其實，這些是於值得考慮的必要。我們在「錯誤」的觀點上的來說，老實說，「錯誤」並不是很嚴重的，祇要有錯誤能夠改過，就無異乎沒有錯。所以問題倒不是在有錯沒有錯，乃是在能不能改。我們對旁人所要密切注意的倒不是他們有了錯，就有莫大的罪過，而是他們犯了過錯，能不能更改自新。

其次，我們不能僅僅斤斤較量地去注意人家的過失，而忘却了注意自己的過失，或者設法掩飾自己的錯誤。更不應該爲了去找人家的錯誤而忽略了自己應有的工作和任務。

假如每一個人能夠把挑剔旁人錯誤的功夫用在自己身上，懂得自己誤錯的癥結所在，於是可以避免下次再蹈覆轍，如

兩 隻 口 袋

是大家都會減少許多過錯誤會，我們應該以斥人之心斥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有錯誤並不恥辱，不能改去錯誤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們能夠在『能不能夠改除錯誤』上辨別聰明人和愚蠢人。因為聰明的人能在錯誤中找到避免錯誤的方法，愚蠢的人則在錯誤中養成一再錯誤的習慣。

如果我們身上還是前後有兩隻口袋的話，那我們在前面的口袋裏裝的是自己過失，背後的那隻口袋裏也還裝得是自己的過失，我們要常常隨時在這兩隻口袋上檢討自己，軌範自己。

六月五日

錄 威 隨 灌 旅

來頌揚，李冰父子即其例。

李冰父子沒有洋洋數萬言的治水計劃和方案，他們祇有「深淘灘低作堰」六個字。

山水有洗濯胸襟的功能。

在河岸上躺着大大小小的光滑的圓石卵，活像許多飽經風霜富有入情世故的老年人，他們提了個烟袋在河邊閒逸地眺望着山色和水景。

當我們看見春光明媚的景緻一切都在美麗和溫順中，心

經 字 園 隨 筆 (第一集)

旅 灌 隨 感 錄

裏就會浮起了一個感觸，在這美麗的時節中，似乎不能有不
幸的事發生。

女與廚房

一女一人一廚一房

有人主張女人應該回到廚房，因為女人的性情是適合於作廚房裏的事，又因為男人們需要女人替他們煮飯，也因為女人不應當到社會裏去與男人競爭，所以祇有到廚房裏去。可是又有人主張，女人應該離開廚房，因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奴隸或僕役，也因為女人與男人是一樣的有智慧和能力的人，應該也到社會去負起責任來，又因為現在的時勢是男女平權的時代。

這兩種主張曾經極力地對抗和爭辯着。好像都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實際上，如今在廚房裏工作的女人依還有，離開

女 人 與 廚 房

了廚房的女人也不少。並沒有完全在廚房裏，也沒有完全離開了廚房。

那麼女人到底是應該在廚房以內，還是應該在廚房以外？其實在我看來，我們大可不必斤斤較量於形體是否在廚房內或是在廚房外。我們應該完全在見識和性情上着眼。

許多主張女人離開廚房的人的理由，就是說在廚房裏的女人所見的天，僅僅乎是像煙囪管的周圍那麼大，也就說廚房裏的女人無異乎井底蛙，所以他們主張女人應該像青蛙跳出來看看天一樣走出廚房去增加見識，去知道許多東西。知道得像男人所知道的一樣。但是事實上，有許多離開了廚房的女人，他們所見到的天，並不是整個的，而依還是跟她們在廚房的煙囪裏所見到的一樣。

房 厨 與 人 女

所以在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所以女人要離開廚房，是爲了要增廣自己的見識和提高自己的主張。何如女人不離開廚房，而她見到天，並不如煙窗管那麼大小的天，而是整個兒的天，那麼這時候她還要不要離開廚房？

我們企圖的重心是在怎樣才能使女有人有與男人所有的相同的見識，並不是僅僅乎在離開不離開廚房的形式上注重和認真。

至於主張女人應該回到廚房去，這種人的理由：就是人來說，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性情和興趣，他們根據了他們不同的性情和興趣來決定他們應有的適合的趨向，女人也像男人一樣，她們也有各種不同的性格，當然她們也應該根據她們自己不同的性情和興趣去決定她們所應有的發展和作爲。旁

輕 宇 園 隨 筆 (第一集)

女 人 與 廚 房

人怎能絕對地武斷說，女人不論如何都要回到廚房去，這似乎是個錯誤。

總之，我總結的兩句話：一、女人應注意實際上她們所見到的天地；二、女人應依隨自己的性格來決定應有的趨向。

四月卅日

陰 凶 與 陽 凶

* 陰 凶 與 陽 凶 *

什麼是凶？也就是我在此地所指的凶是什麼？凡是在言語上或行動上傷害人的，謂之凶。

凶的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陰凶一種是陽凶。

陽凶的人往往在表面上表顯得很利害，而實際上，他內心並不永遠蓄意在言語上或行動上去傷害人。也就是說這種人往往喜歡明鎗交戰。他對人有所不滿或不悅時，就不顧一切地當面開鎗，把對方痛痛地大罵一頓。罵過了，他也就算了，好像是一陣驟雨，大大地地下了一陣，不久就雨過天青了。至於做起事來也是一樣，他反對的，他當時立刻就加以劇烈

陰 凶 與 陽 凶

地反對和抨擊，不顧一切地漲紅了臉對付。事情過了也就算了。簡單地說這種人一切都放在面子上，從不暗中心裏盤算。

陰凶的人則不然，完全與陽凶的人相反。他在面子上一切表顯得非常和愛和親善，可是實際上在他心裏有着陰謀和凶險。他對人有所不滿或不悅時，以及在事務上有所處理時，絕不在面孔上表示不樂意或反對。可是在心裏則牢牢銘記着，以便隨時抓住機會射幾枝暗箭來一洩胸中的懷恨。對於任何人或任何事，不論他喜觀也好，懷恨也好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他在臉一律表現出非常喜歡和常贊同，絕不露出一些不樂意的痕跡，第三者看了，以為他是頂好以及頂和順的人。在暗中心裏，他竭盡全力顯露魑魅伎倆去暗傷去搗亂。消

陰 凶 與 陽 凶

極上，他不合作，無善意。積極上，他則從中作梗，拆拾壞事。

因爲一般人直覺感比較要特別靈敏些，說得好聽是直覺感比較要特別靈敏些，說得直爽些，就是短視的，祇見浮面而不重實情的。所以對於陽凶的人特別害怕，特別厭惡，可是對於陰凶的人則無所謂，並且還樂意與他們接近，因爲他們面上是那麼和霽可親，從不反對別人或傷害別人，其實他們笑裏藏刀。久而久之，人因了遺傳或因了習慣，於大多數都怕陽凶而惡陰凶。雖然也曾有人曾經揭穿陰凶者的秘密，可是大家並不能借鏡，因爲在當時總以爲對方心裏像面子上一樣的和順可愛，等到一日發露，已是陷入失悔的境遇。

經 宇 園 隨 筆 (第一集)

陰 凶 與 陽 凶

我們爲什麼老是怕陽凶而避近陰凶？

五月二日

樽 節 與 浪 消



我曾經聽到過一段敘述——或者是在什麼雜誌上看到的，不論怎樣，總之有這樣的一回事：對於詳細的情形，我已記不清楚，祇還記得一些概略的內容：美國有一家汽油公司，他們用錫鍍住裝滿了汽油的鐵桶的口子，至於要用好多滴錫正好不多也不少把封口鍍住，誰也沒有人去注意。在某一天的中午，大家睡午眠的時候，某一個工人也坐在牆腳下打盹，他做了一個夢，在夢中見到鍍鐵桶的錫一滴一滴地向他頭上滴下來。他嚇醒了跳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夢。頭上濕淋淋的是上面一隻壞了的自來水龍頭所滴下的水並不是錫。

擲 節 與 浪 消

○這時給他突然意想到錫鐵桶錫的滴數，他想一定有一個確定的數目可以使封口剛好錫住。從此他專門去注意這件事，過了不多久終於給他發現祇要三十八滴半（這是我假說的數目）的錫就能將封口既不多半滴又不少半滴地封滿。他報告公司當局。公司採納了這辦法，每年要省下好幾萬元美金，這數目在以前是浪費掉的。

在這段事跡上我們就可知道，我們在任何事情上應有開源節流的辦法開源是積極的，節流是消極的，至於擲節乃是節流最好的辦法。我們應從消極的節流做起，然後進而為積極的開源。如果我們只懂得開源而不知道節流，那我們無異乎拿一個漏的洗臉盆接雨水，雨水果真落進了洗臉盆，可是跟着又漏掉了。所以唯有先從節流着手，要節流尤先要

擲 節 興 浪 費

擲節。我們能夠便到擲節，那不必要的支付及損失就可免除了。

每當我看見田裏在打穀子所失下的穀子，我就想起了那鐸錫的故事。假如我們能夠找出一個適當的方法來，那每年全國不會有幾百担或幾千担穀子失散在田裏或路上糟塌了。假若能有一個精確的統計那我們一定可以發現我們浪費的數目來。

我又曾在一份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美國某幾個大公司花好多萬美金請專家替他們改良和設計製造的手續和程序他們希望能夠減少幾分鐘，也就是提早幾分鐘完成他們的手續和程序，他們寧可在掉許多資金而去要求提早幾分鐘，這是爲了什麼？這當然是爲了擲節時間，就是幾分鐘的時間，

費 浪 興 節 擲

也不能讓牠浪費掉的。

每當我走過許多茶鋪，不論是假期或是尋常，不論是大茶鋪或是小茶鋪，隨常都是成天擠滿了人，在那裏養神，在那裏閒談，在那裡打盹。他們將所有的時間消磨和浪費在茶鋪裏。他們從不想去利用他們的時間，至於擲節時間更談不到了。我看見了這些，就會使我聯想到那些爲了要節省幾分鐘而付出一大筆款子的人們。我常這般想；假如把所有平時閒蕩在茶館裏人都趕出來，讓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我相信我們的社會和國家還會更好些。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社會裏的人太浪費了，既浪費財力，又浪費精力，更浪費時間。我們要走向發奮圖強的道路，當然首先要避免浪費，要避免浪費，就應該擲節，我們要

擲 節 與 浪 費

擲節每一樣東西；我們要擲節人力，擲節物力，擲節時間，我們要最合宜最道合理利用我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我們能夠擲節，也就做到了節流，然後我們才能夠從消極的節流，進而為積極的开源。

可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我們所要擲節，是避免無謂的浪費的擲節，並不是定時如他們那種擲節。其實他們並不是擲節而是浪費金錢的使用和運轉。

五月八日

天。

（集一第）筆 隨 園 宇 經

賓 洞 呂 咬 狗

狗咬呂洞賓

我有一年多沒有到成都。

這次因了偶然的機會，去成都溜了一次，住了十幾天。成都的街道修闊了，在寬敞的街道上，又增添了綠色的公共汽車行駛着。

公共汽車在經濟上和時間上，都給了行路人許多方便，祇要是行駛公共汽車的地段，我總搭乘牠。

有一回，我搭上了到茶店子去的公共汽車，因為我在底站上車，所以我能在車子後面靠門的一排上得到一個座位

狗 咬 呂 洞 賓

車子一站一站地過去，車上的乘客也一次一次地增多。車子裏擠滿了人。

在車子到了羊市街的站頭，走上來一位二十多歲的女郎，她有着摩登的裝束；電燙的鬃髮，脂粉的臉龐，在面孔上還架着一副今年新上市的寬邊琥珀色的玳瑁黑眼鏡，身上穿上黑色的無袖綢旗袍，腿上是穿不破的肉皮袜子，蹬了一雙鮮紅的高跟鞋。

她一手提了個皮包；一手拿了一把洋傘擠上車。

沒有座位給她坐下，當然祇有站着，恰巧站在我面前。我以前在上海居住時，在公共汽車或電車上養成了一個讓老人及女人座位的習慣，雖然到內地已有五年多，可是這習慣依還沒有廢棄掉。

狗 咬 呂 洞 賓

立着。

我義不容辭地站起來讓她。她好像沒有看見似地依舊佇立着。

「小姐！你坐吧！」我微笑地對她說。

這時車上凡是看得見我的人，都投給我奇異的眼光。

她厥起滿塗了口紅的嘴唇，揚起了兩道烏黑柳細的長眉，對我說：

「你自己坐好了，我不要坐！」

我以爲她誤會了我的意思，於是又詳細說明：

「我將這座位讓給你坐，因為你是女人！」

「我爲什麼要你讓座位？」她瞪出了眼珠，女人怎麼樣？難道女人不是人？女人還不是像男人一樣可以站着，我一樣像你有腿，用不着你讓座位。」

狗咬呂洞賓

她說着說着就露出了她那條沒有穿袜子的大腿，好像是以事實來證明似的。

我的臉完全漲紅了，也許一直紅到耳根，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鑽了進去。

在窘迫之餘，我想她的話一點也不錯；女人與男人同是一樣的人，為什麼要男人讓座。這完全是我多事。我明白了這是內地不是沿海。沿海的女子或者因為都是像林黛玉，茶花女似的弱不禁風，所以男人要讓座，而內地的女人大概因為都是花木蘭秦良玉之流剛毅堅實，所以無須乎男人讓座。

以後，我再有機會搭乘公共汽車時，我再也不敢讓女人坐座位了。因為我不願再給一個陌生女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方

經 宇 園 隨 筆 (第一集)

狗 咬 呂 洞 賓

「起了。可是當我每每看見女人們站在我前面給汽車搖撼得像草似地東倒西歪時，以至於間或倒在我身上，我心裏又起了慚愧似的不安，好像做了愧心事似的難過，那些車上的人偶爾向我望一下，我總以為他們的眼光在斥難我。」

「你爲什麼不讓這女人坐啊？你這無禮貌的傢伙。」
我感覺到在習慣不同的人羣中間行動起來真是左右爲難。

五月十二日

此 壞 的 還 要 壞

比 壞 的 還 要 壞

凡是看過劉鶚的老殘遊記，都會看到劉鶚描寫玉賢剛弼等等都是清官其名，而酷吏其實。他很明顯地現露了：「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看到劉鶚敘述清官比臧官還要壞的字句，我們都會異口同聲地贊許他底見解。

其實世上比壞的還要壞的事情和人物還多着呢？

有許多並不以負起促進社會福利，謀取人類幸福為自己的責任的職業女子比那些坐享現成，無所事事的婦女還要壞。這真是目前男女平等呼號中的污點。這是一種使女子不能

比壞的還壞

真正地去做像男子一樣的工作的障礙。

固然，在現今的社會中，有不少婦女已經充份地踏實地負起了自己應負起的使命和任務，可是還有不少表面上似乎也在那裏負起了担子，但是實際上她們並沒有，正好像拖石滾子的人羣中，固然有許多拉了繩子在出力拖着，可是還有許多祇拉着繩子沒有出力，更有人竟拉着繩子非但沒有出力，而且還在阻擋旁人，前者不出力已壞，後者既不出力又加阻力比壞的更壞。

我們常有一種心理，就是那些成天打牌消遣作樂的婦女們是要不得的，是社會的蠱虫。可是素不知那些有着職業，表面上好像在替社會服務的女子實際比這些女子還要壞，更要不得。她們在職業上沒有高尚的目標，她們有的以職業為

壞 舉 遷 的 壞 起

暫時的棲息地，做得對暫時維持下去，做得不對一走了之，不管人家維持得下，維持不下。又有的以職業作爲消遣，她們找個工作稍磨消磨消磨時間，對於工作並不發生興味，同時也沒有恒心。總之，她們拿職業作爲一個幌子。

我底友大謬，他寫過一封信告訴我，上司在他手下按捺了一位會計助理，這位女士每天遲遲地來早早地走，有時假也不請，人也不來，就是來時，還不是乾坐着，看看報，寫寫信，她懂不懂會計至今尙是個疑問。謬因爲見她如此情形，於是他爲了要使整個工作推動起見，不得不將她應有的工作分給旁人做，或者自己代做。可是過了不久，謬的上司傳他去，問他爲什麼不分發工作給她做。謬據實以告，那位上司完全不信，他說假如她果真是很隨便和不做工作的話，

比壞的還要壞

那她也決不會去說話了，謾無言可話，跑得快快而返，以後也就照對旁人一樣分工作給她做。可是上司又傳他去，說他不該有意搗亂似地堆許多工作給她做，好像有意在岐視她，排擠她。謾呼冤不置。

有一回我到一個地方去，遇到一位當校長的友人。他訴我他遇到了好幾位女教員，拿她們一、無辦法。三頭二天請假，今天丈夫病了請假走，明天孩子病了又請假，大後天想到旁的地方去玩請假走。過幾天爲了芝麻大的屁事又急忽忽地請假走。總之，從不認真上課。她們一走，就把學生們的課空起，她們缺課的時候比上課的時候多。她們絕沒有想到教育的意義，也沒有想到學生的光陰，她們一誤再誤，就誤學生。於是他下了一句斷語：『這種女人比打牌鬼混的』

壞 要 還 的 壞 此

所得還，要壞，因為打牌鬼混的女人祇誤自己並不妨害別人，而這種人却妨害了別人，使旁人消耗耽金錢，虛擲光陰一無，非但無所得，尙且有害，為惡匪淺。」

我覺得現在女子既已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非但應該注意名義和浮面，而且還應該顧到實際和具體。既然是在好多年前社會的担子是由男子一個人挑，而現在却是由男女共同扛起這担子，那麼就應該拿全副精神出來履行自身應有的任務，不應祇有扛的名義，而無扛的實際。更不應該在扛的名義上，用力壓着担子。

女子們絕不應該以職業作為消遣或兒戲，亦不應該以職業作為暫時棲息地，也不應該以職業作為僅僅乎在躲避家庭繁瑣事務的工具。亦不應該僅僅乎視職業為選擇終身伴侶的

壞 要 還 的 壞 比

機會，要知道社會上「生產」和「生育」的兩層作用是須由男女兩方真正地認真地共同促成的。

六月二日

附註：這篇東西是敘述極少數不能真正負起責任來的婦女們的事情，並不是指斥所有的婦女，如果你要漲紅了臉多心的話，那我勸你大可不必，何必老把壞事往自己身上拉呢？告訴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必多心！

。牛蝸。子厨。錢小

小錢。

厨子。

蝸牛。

初初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的青年人，常常會感到空虛和驚惶，因為他們常聽人說，社會太黑暗，太可怕了。他們驚惶得不知所措，他們又不能裹足不前，所以祇能戰戰兢兢地像馬戲班中走鋼絲的女子們似地去行走自己的前途。可是一等他們練了，受了社會的感染，却又忘懷了他們以前的驚惶和志願，於是隨波逐流地混日子了。

我覺得一個青年應該是一個小錢，也該是一個厨子，亦該是一個蝸牛。

我們都會看見過小錢，外面是圓的，裏面是方的，青年

。牛蝸。子厨。錢小

人在社會上處世接物，應該像小錢一樣外圓內方。許多人都
在說，眼前社會上一切都是七分對人，三分對事，把人對好
了，什麼也就解決了，可見對人是件難事，到處都在鬧着人
事問題。假如一個外方內方地對待人既容易碰釘子，又容易
吃虧，假如外圓內圓地對待人，既不能得到真誠，又不能脚
踏實地，如果外方內圓，那這樣的人太陰險欺詐了，表面上
是誠懇熱忱得不得了，可是裏面一肚子油滑，在當時可嚇蒙
蔽旁人，可是日久終會露出尾巴，所以對人接物最適宜的，
就是像小錢樣的外圓內方，有方正的存心，也有周圓的態度
，在表面上不使別人艱堪和下不去，同時替別人顧全面子，
（因為現在的人都是頂喜歡顧全面子）在內心裏存了純潔誠懇
的心，如是在現今的社會中，雖不敢說怎樣能夠獲得成功：

。牛蝸。子厨。錢小

至少也不會一敗塗地。

青年人應該是個廚子的理由，就是多盡義務，少享權利。也是只有犧牲不求享受。我們知道一個廚子，在備辦席桌的時候，他用盡他的心機和能力，才能完成一席滿桌佳餚的菜飯來，可是他自己並不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些，或者大嚼一頓，他完全讓賓客去享受，這就表明了一種只盡義務，不爭權利的精神。這種崇高而偉大的態度是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的，例如大禹就具有這樣的精神，又像國父在民國肇立的時候將總統的位子讓與袁世凱，當時有人說：「國父當了一個有名的廚子，而袁世凱却是飽享盛筵的賓客。」這不是祇有犧牲沒有享受？青年人在做事作業上，應該將自己看為一個廚子，並且做個良好的廚子。

。牛蝸。子厨。錢小

青年人還應該是一隻蝸牛，這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學習蝸牛沉着忍耐的性情，我記得那時還在蘇州的時候，住處對面有一垛很高的牆。有一天清早，無意中看見一隻蝸牛在牆脚下向上匍匐地爬着；牠遲緩地蠕動着，我心想照這樣爬着，不知到那年那月那日才能爬到頂上。那天傍晚，那隻蝸牛才爬了全程五分之一，我真替牠着急，可是沒有幾天以後，在一個陽光和煦的清晨，牠竟然爬到了頂地，陽光將牠行路時留下的痕跡照耀得閃出光亮。因此我有所感悟：我們做事不怕遲緩，祇怕不動，祇要有能向着正確的方向動，就是再慢，也會有到達目的的一天，正好像龜兔競走，結果烏龜得了第一。再有蝸牛行走路程，絕不掩遮，亦不含糊，光明磊

。牛蝸。子廚。錢小。

落地留下自己的足跡，以表明牠動作的前過程。牠的堅恒和正，大的意態是青年人所應具有的。其次青年人也應該像蝸牛一樣有一個殼，我們都知道蝸牛遇到外界侵犯的時候，立刻避躲到背殼裏去。青年人應有的殼並不是預備在遇到意外時，生怕樹葉打了頭似地躲藏進去。而下正確的思想和高尚的信仰。青年有了正確的思想和高尚的信仰，正好像蝸牛有了殼一樣，遇到荒謬的言論和錯誤的觀念，可以絕不會受到絲毫誘惑和影響，因為青年人可以像蝸牛似地躲到殼裏面去，蘊藏到自堅已定的正確的思想和高尚的信仰裏去，於是絕不會受到損害和蒙蔽。

青年人應該是一個小錢，一個廚子又是一隻蝸牛，這樣才可適應現在的社會。

經 字 園 隨 筆 (第一集)

小 錢 · 厨 子 · 蝸 牛

六月十八日

開除學生的問題

開除學生的問題

——讀第五十三號華苑後——

在昨天傍晚時分接到報販送來的四月二十一日的華西日報在華苑中看到了三篇文章一、聽取青年呼聲二、關於斥退三、一張佈告，使我悵惘奚如。編輯先生所說的一段話再加上半句亦無異乎是我內心裏所發出。

「因為自己也是一個青年，同時又是負起了教育職務的青年，所以對青年不幸的遭遇常寄以無限的同情與關注，應愈身受。」

現在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來供給大家參攷。

開除學生的問題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學校應該不應該開除學生？以至於像以掘君所說的一所學校在短時期內就開除了五個學生。

我們誰都知道，假如學校要開除學生，一定是出諸不得已，在實在沒有辦法可想的時候，才會開除學生，學校開除學生的事情必定很少發生的，普通學校要開除學生，必定先要慎重其事地召集會議來共同商討和斟酌的。可是如今竟然有學校把開除當作很簡便的一種處罰，同時，又在欲加之罪何怕無辭的情形之下，要一無過慮地開除學生，是件太容易的事。這令人感到教育上的危機。這很充分地說明了學校和學生之間的情感日趨惡化，而師生之間所有的關係僅僅是觀眾和優伶所有的關係，戲一散了，觀眾走觀眾的，戲子走戲

開除學生的問題

子的，在其間沒有更多一層的關聯了。可是有時會有許多觀衆熱熱地在台下捧名角，可是現今教員受到學生熱烈地愛戴的則很少了。

在學校把學生當作仇敵似地看待，或者當成買主看待，教員把學生當作觀衆看待，或者當成怨家看待的情形之下，我們怎能期望教育能夠收到最有效驗的成果呢？在學校處分及開導學生的時候，並不把學生當作子女看待，而竟然視之爲囚犯，那我們對於教育還敢有什麼奢望？

記得黃炎培先生曾經說過：「我最覺得困難的，就是對於一個人在中學這關口所應注意的事，因爲中學正是交叉路口，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出入太大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中學在人生道路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那也就是說

開除學生的問題

負起中學教育的人們的肩頭上有相當重大的担子和使命。既然如此從事於中學教育事業的人，不論他有永恆的意志，或者祇是暫時的棲息，都應當認清自己的責任，應該對於一般純潔可愛的青年感之以情，繩之以法，以及明之以理。絕不該祇知一味胡幹；把學生當作奴隸，當作囚犯，當作怨家。假如一個潔白誠正的青年在學校裏遭到冷淡，薄情，冷酷，敷衍，和漠不關心。給他在心靈上受到了深刻的印象和刺激，在他們的心目中深深地打了一個「人與人之間唯有利才存在着。」的認識。他今後再也不會瞭解什麼是熱誠，親愛，坦白，達觀，豪爽。我們想想假如所有的青年，都是如此，那我們將要有怎樣的一個污穢，腐敗，和不堪收拾的社會呢？

題問的生學際開

記得有一位教育家曾這般說過：「美國大教育家杜威說：『教育即是生活。』，但是我們要知道，生活離不了愛，沒有愛，就不成其爲生活，學校一切活動，都是互相愛的關係；反之，如果教育非愛，那末教師與學生之間就不相往來，那還成什麼教育？」他這話說得非常透澈，在這中間我們就可知道教育的原則是「愛」。德國教育家司普萊克曾說：「社會生活，有兩種原動力；一種是力，一種是愛。力爲社會上下支配的關係，愛爲社會左右協助的關係，前者的例子如政治活動，後者的例子如教育活動。」我們在這上面就可以瞭解，現在有若干學校所有的是力不是愛。校長把自己認爲官，一成了官，於是就須有政治的作風，因爲要有政治作風，於是就運用「力」而忽略了一「愛」，因爲運用力，於是用上

開除學生的問題

對下硬幹的辦法，就是動輒記過和除名，這是錯誤，這是絕大的錯誤。

我們所需要的是愛的教育，而不是像訓練野獸似的凶狠和殘暴的約束和征服。辦學校的人應該將學校辦得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使得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沒有一絲一毫的隔膜，正如某一位教育家所說的：「像嚴父一樣的不苟且，像慈母一樣的關切，像兄弟一樣的融洽——」學校要做到這一層，首先當然要做到對於一切採取賢明正直的態度來處置，決不能以「寧缺勿濫」的不耐煩的表示來任意犧牲學生，其次應做到的就是注意教師的本質，對於旁的，學校可以簡陋地勉強維持下去，可是對於聘請教員則不能夠隨隨便便，必定要抱定一原則，非有高尚的人格，優良的教法，宏富的學

題問的生學除開

識，耐煩的精神的教員一概不加聘請。簡單的說，也就是注意師資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學校當局要注意，至於教育行政當局也應密切注意，並加協助學校，如是教員好，學生會好，學校也會好，社會亦會好。大家都好。

其次，說到學校時常開除學生的問題，我舉起二只手反對，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舉一個例來說，如果父母生了一個不成器的孩子，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依還要教養，除了極其極其不得已的情形以外，當然絕不能開除他，把他逐出家庭。有許多人把兒子驅逐走了，並且還慎重登報聲明，可是不久自己的兒子或女兒仍在自己家裏吃飯和睡覺，仍在自己的關懷之下。爲什麼？因爲兒子到底是自己生的。假如學校對學生所抱的態度能夠像父母對子女所抱的一樣，那麼我怎

開除學生的問題

還會時常聽到開除和除名呢？

其實，在我看來，學校每開除一學生，就是表示教育的失敗一次。學校是教育學生的，現在要把學生開除掉，當然是因為教不好他，也可以說是教育的力量不足夠。假如教育的能力足夠，把好的教育得更好，把壞的教得好，那又何至於時常開除學生，所以在我看來開除學生是學校的恥辱，也是教育者失敗的明證。學校應以不折不扣，再接再厲的精神去開導學生，不應放棄了教導的責任，而把學生開除了，以至自趨於失敗，學校是替社會造就人才的地方，學校放棄了造就人才的任務，那又有誰來担起這担子呢？所以學校應該將開除學生的舉動，認為是自己的恥辱，不應該認為是自己的權威。

開除學生的問題

我所要提出的治本的辦法，正如上述，學校應該改變原有以「力」爲辦學的態度。至於治標的辦法，就是希望教育當局有嚴明的規定，凡是學校要開除學生，必須舉行校內的訓導會議，會議中都同意開除學生，並且通過這議案必須呈請教育部或教育廳核准，然後方可執行。凡是各學校不得不開除的學生，教育當局另行舉辦學校把他們集中在一處教育他們。

總之，就整個場面而說把學生開除後，並不就是，什麼都告解決的辦法，我們要把我們教育的視線集注到整個人類社會，不應僅僅乎像井底蛙似地注意自己的範圍。我們所有的是從事於百年大計的教育事業，不是從事於像招待旅客似的旅店事業。

經 字 園 隨 筆 (第一集)

開 除 學 生 的 問 題

四
月
二
十
日

後 記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後) 。
。 (記) 。

在平時，在日常的事物和見聞中產生了一些感覺和想像，爲了恐怕以後會像曇花一現似地遺忘了，於是就隨常將牠們寫下來。在這些稿子中間，我不敢說篇篇都言之有物，但是我却承認這些都是有所感觸而寫下的，至於這些感觸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我又不敢申述主觀的理論了。

有一次，一位朋友來探望我，他問我：

「你又在寫小說吧？」

我糾正他：

「不是寫小說，是在隨便寫些雜感，趁筆高興怎樣寫，

後 記

就怎樣寫。」

「哦！哦！」他說：「那就是隨筆了，是不是？」

從這次以後，我隨時因雜感而寫下的文字，就有了種類，我一律將他們歸爲「隨筆」，因爲這些篇子都的確是隨筆所致地寫下的，也可說是隨常隨便提起筆來寫成的。所以就稱爲「隨筆」，此外，一篇稿子還應具備那些條件，才能配得上被稱爲「隨筆」，那我都不去管牠了。

這次搜集了廿篇作爲第一集付印，如果沒有障礙的話，那我在短時期的可能範圍內，再搜集第二集的稿子。

我替自己畫過一張青城奇遇記的封面，這次又嘗試地爲這本小冊子畫一張封面。

我很感謝小蓉小寧的媽媽在忙碌中替我抄寫了稿子，在

經 宇 園 隨 筆 (第一集)

後 記

此地行三鞠躬禮！

王世經

六月二十六日
崇寧。

經 字 園 隨 筆 (第一集)

記

後

在再版中

↓ 短篇小說
第一集

老馬 王世經著

在本書中，包含作者的十二篇小說，雖然內容和啓示篇篇不同，可是一貫的樸實簡明的作風則是每篇

有勾心鬥角的間諜
有含蓄的情脈脈的戀愛
有引人入勝的奇案
有忠實淳厚的物人

都具有的，在淡淡的敘述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個曲折離奇的情節，出人意外的表現，以及恰到好處的佈局，會引起讀者濃厚的興味，此書初版一銷而空，現應讀者需要，正在再版趕印中，不日出版，希注意！

有版權。禁翻印

中華民國卅二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經宇園隨筆 第一集

定價每冊 正

著作者 王世經

發行人 湯益宇

總經理 龍山書局

成都祠堂街
資中衣舖街

分經售 各大書場

代印處 彬明印刷社

住湖廣館街四四號

短篇小說第二集

牛博士與西紅柿

每册廿五元正

西紅柿

王世經著

篇

1. 史瑪麗
2. 疤痕
3. 一萬元失竊案
4. 開機地舞
5. 銀烟桿
6. 牛博士與西紅柿

目

西紅柿

文筆談諧

活潑，敘述簡

潔有力，反映社會的片面，襯托人生的意味。侃侃道來，娓娓動聽。有懈怠職責的女教員的故事，有抗戰期中奸商囤積的活躍和薪水階級的艱苦，有像浮雲似變幻的人生，更藉私人的情調顯出中國在廿多年來突飛猛進的國際地位，更揭示出教育的真義和使命。

內容豐富
結構緊湊

王世經著 青島奇遇記

每册國幣
廿五元正

文筆活潑
佈局新穎

作者會說：

「我青島女子這書我想給年
多人的終覺得她們有許
外，往易於被輕微的
：折服：：：：：」

成了幽默，深刻，這是一年的時光完
的，小說，全書共分六節，又可節
爲一，呼成，一幅，悲慘，又可節
惡境，立的，人，掬，同情，又可節
絕不，邪，的，場，以，最，拍，又可節
現不，置，的，者，以，宏，偉，秀，又可節
大自，然，的，陪，襯，出，人，類，的，活，動，的。

成都：都成
街：堂祠
衣：舖街

局書山龍：售經總